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笋正是在雷声里，一夜萌出地面的。我以前写过一篇笋的文章，说：“清早到笋园子里去看，我也觉得高兴。笋尖上垂着露，摇摇欲滴，却不滴，笋兀自地长高。大概这是一种游戏，夜间，黑灯瞎火的，露珠攀挂在笋尖上，就这么攀挂着它，笋呢，一高兴，就把露珠带着，往高处长了一尺两尺，三尺四尺。”

春笋与步鱼

伴 农

真是这样，在春天的笋园子里，是最能感受到勃勃生机的。所谓“勃”，有一个“力”字，笋是很有力气的生命，即便有个石磨盘压在头顶上，笋也仍要长出来。杭州人很热爱吃笋。杭州最有名的画，“片儿川”，就是要用笋片来做浇头才正宗。等到片儿川中的鲜笋浇头换成了茭白，那一定是春天已经过去了。杭州人把竹笋拿来，可做很多菜，腊肉蒸笋，春笋豆腐，油焖春笋，春笋步鱼……

菜，春天才有，人不容易吃到。步鱼，也就是塘鳢鱼，一种个子小小的鱼，通俗的叫法为土步鱼。以其个小小，更是鲜美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杭州以上步鱼为上品……肉最松嫩，煎之、煮之、蒸之俱可，加腌芥作汤，作羹尤鲜。”清代诗人陈璨，曾有一首《西湖竹枝词》：“清明土步鱼初美，重九团脐缝正肥。莫怪白公抛不得，便论食品亦忘归。”白居易对杭州留恋不已，要离开时，依依不舍地写过诗：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。”湖，自然是湖光山色，但湖中的鱼虾美食，包括春天的步鱼，也一定是让白居易念念不忘的。春笋与步鱼，都是春天的妙物。《萧山县志稿》记载，步鱼“出湘湖者为最，桃花水涨时尤

美”。其实江浙地区都有步鱼，只不过这两年少了。我有时到菜市场去，专门会找一位摊主问问，今天有步鱼吗。记得头一次问他，他惊讶地抬头，多看了我一眼，一定在心里嘀咕，居然这小子还知道步鱼？时间长了，我知道他是地道的江上捕鱼者，大半生都是捕鱼为生的。步鱼这样的小鱼儿，其貌不扬，一般人并不知道，在菜市场里也无人问津。即便有人正好碰到，一问价格，也吐吐舌头走开了。殊不知，正是这样的小鱼，又在正好的时节，才是最堪吃货垂涎的美食。摊主有时摇摇头，说，没有，今天只有这么一条。有时揭开水上盖板，说，呶，两天就捕到这些，你要的话就拿去。我看了看，最多也就三四条，常常如获至宝地买了回来。

步鱼最奢侈的吃法，是“雪菜豆瓣汤”。豆瓣何来？说是步鱼双颊上的腮帮子肉，鱼呼吸时活动最频繁，因此肉也最鲜活，形状宛如豆瓣。一条步鱼，只有两瓣腮帮子肉，要做一碗所谓的“豆瓣雪菜汤”，那得多少条步鱼。不仅穷极奢侈，而且穷凶极恶。高明的厨师，怎么舍得如此暴殄天物。只有懂得惜物的人，才可以成为一名好厨师呀。

我是喜欢逛菜场的，只要有时间，也愿意与卖菜的人多聊几句。小镇上卖菜的人，大多是附近村庄里的农民，自家种的，或自家从山野里采的野菜，也会拿来。惊蛰之后，野菜就多了起来。荠菜、马兰头、水芹菜，虽说野菜里都有，在市场上卖的，却多数是专门种植的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总觉得不如野生的滋味足一些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也可以碰到人拿野小笋来卖，那



郑辛遥 给未开启的瓶子使劲灌水——徒劳。

是他们从深山里拔来的。不过，这总要及时再往后靠一些。倘若想要早一点吃上笋，则可以去临安的天目山，山里的笋，也没有园笋、山笋之分，只要这时节出来的，都清鲜甘美。晚上闲读书，是水上勉写的《今天吃什么呢？去地里看看》，写到自己吃笋的记忆。“我第一次吃的竹笋，母亲大概就是和裙带菜或海带一起烧的。母亲给我们蒸竹笋饭，更让我高兴。别人给的一点竹笋，五个孩子要是狼吞虎咽起来，一顿就吃完。我家四围，一

到五月，不论开哪一扇门，门外的竹林都长满鲜笋，尽管馋涎欲滴，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竹林。这件事一生也不会忘记。”读到这，几欲垂泪。水上勉九岁到了京都，在相国寺的瑞春院出了家。寺院拥有一片竹林，春天里几乎每日都可以吃笋。后来水上勉一生都喜欢吃笋，即便年纪大了，在厨房里独自煮笋的时候，也满脑子都会回忆起自己二十岁之前，在禅寺生活时与笋有关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我觉得，没有比寺院做的笋更好吃的了。”

故乡的炊烟

郭树清

每次回故乡，望见那萦绕村子上空的炊烟，乡思就会自心底升腾。一缕缕炊烟，氤氲在村子里，是童年和少年时烙印在我生命中的画。如今，乡间的炊烟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但少了土灶烟火气息，就少了很多乡间生活的气息。

炊烟里有烟火气。民以食为天，古人走向文明之路的例证，便是蜗居垒灶。有灶才有食，有灶才有烟火气，灶在老百姓的眼里是神圣的。民间多数地方都有“祭灶”的风俗。过去在传统的农家观念中，灶头是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灶好看，柴火旺，住着才称心。那时，人们盖好房子后都要在厨房砌灶头。新灶落成后，还要在灶头前画上各种祈福图案，称为“灶花”。灶有“靠壁灶”“盯山灶”之别，眼数依家庭人口多少而定，两锅之间置一只鼓形铁罐，叫汤罐，利用余热烧水。炊烟里也有生机。过去在乡间，子女结婚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新建一个厨房，砌一个新灶，伸出一个烟囱，意味着新婚夫妻要承担起门户的责任了。有炊烟的地方，就有村庄、有人家，就有生机，也有生命和希望。

炊烟袅袅升起，那是家的呼唤，也是乡愁的味道，是生活的气息，也是家的气息。蓦然间，我想起一首歌：“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江北山野，桐花盛开如云似雪。“压尾桐花也作尘”。这是杨万里的诗。桐花“压尾”，春已过三分之二了。

樱花落尽桐花开，一年烂漫一次，吹一阵风，落一场雨，便无缘得见了，再等就是一年，不由得起念寻桐花去。

从江南到江北，古人要乘舟过瓯江，今人过桥即可到瓯头。此地唐宋时为象浦驿，是台州与温州的交通要冲，控山枕江，建有兵寨。既是寻访，就慢慢行来。在横春山下见一座“忠烈庙”面江而立，祀的是唐将田居邵。这是唐僖宗乾符三年(876)的事了。浙西镇遏使王郢叛乱，朝廷派田居邵平乱，田战死在瓯头附近，当地人念其忠义立庙祭祀。又见“张冲淮南先生之墓”的指引牌立在山脚，遂拾级上山。墓在山巅，墓园前有南怀瑾题的“国士无双”石碑。两位先贤，戎马一生，在此卧听江湖如万马齐喑，甚好。

沿江可到磐石。磐石，古称盘屿，是海上进入温州的咽喉要津。明洪武二十年建“磐石卫”，取“坚如磐石”之意。今天，“磐石卫”已了无痕迹，街市上来往的人，这些当年“磐石卫”兵士的后裔们，在江风江潮中繁衍生息，倒成了另一种“磐石”。

出了磐石集镇，继续往瓯江入海口方向走，至重石村，那片开满桐花的山野出现在视野里，桐花林中错落的墓冢同时赫然入目。总以“花开花落”喻意世间的人事代谢。此时满山繁花守着累累墓冢，有一种壮阔和静美，让人感慨。

山前，阡陌纵横，秧苗青青，还是野外芳村的气息。南朝永嘉郡守谢灵运曾到盘屿(磐石旧称)行田，写有《行田登海口盘屿山》。灵运听过的“采菱歌”，早已被时间吹散，耳边只听得几声鸟鸣啾啾。

吴杜后裔的聚居地。温邑吴姓的始祖是吴睦，祖籍江苏江阴，唐咸通元年(860)进士，辞官后隐居安固库村(今泰顺)。吴杜(1160—1248)，字月连，号珠松，是吴睦的五世孙，迁重石而居。吴杜墓在这片开满桐花的“庵山”上。吴杜与陆游、辛弃疾是同时代的人，但宋史记载甚少。吴杜才华出众，但屡试不第，直到南宋开禧元年(1205)才登进士，此时他已四十六岁。吴杜精通声律之学，曾为科场专用韵书《礼部韵略》增补三个韵字。官至礼部侍郎，掌学校科举，祭祀诸事。年逾七旬，以礼部尚书致仕，回到故里建书院，悉心教诲村里学子，直到八十九岁寿终。吴杜的墓园阔大，文武官俑、石羊、石马等石像显示着墓主人的身份。

桐花如雪般飘落下来，铺满山道，招引人往山林深处走去。有几座墓园几乎被桐花覆盖了，真是美啊，美得毫无畏惧。这些我不认识的先人，每年接受一场大自然最美的祭奠。在一棵桐花树前，几位乡人在修墓，是南岫的墓。南岫，原籍洛阳，官至徐州签判，是温州南氏的始迁祖。山中又遇见了戴福的墓。戴福是守磐石卫的抗倭名将。永乐十五年(1417)，倭寇泛海侵犯温州，磐石卫官军御敌失利，戴福受命为都指挥使驻防磐石。戴福在磐石卫三十余年，与倭寇多次奋战克敌，保全了海晏平安，六十八岁卒，溢为镇国将军。戴福墓园依山势而筑，墓丘上下四坟，神道碑上的文字已漫漶不清了。

在桐花盛开的暮春，在瓯江入海口的山野，以墓冢的形式打开时间，打开陌生的人生。花开花落，也是江天辽阔，浪流滔滔，不舍昼夜。梦里花落知多少，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。桐花簌簌落下，一朵朵像一只只盛满美酒的小酒杯——一杯敬山河，一杯敬岁月，一杯敬自己……

甜甜的葡萄

叶 静

吐鲁番葡萄沟的民宿旁，商贩们在树荫下或坐或立。我把租来的车刚停稳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圆脸女孩轻轻走到我跟前，目光里满是期盼：“阿姨，尝尝葡萄吗？我家的葡萄可甜了。”开了一天的车，我疲惫不堪，淡淡回了句：“不用了，谢谢！”小姑娘没有打退堂鼓：“阿姨，尝尝嘛。”我没作声，也没再看她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回到事先订好的房间，就收到管家发来的信息：“本店有免费葡萄供应，欢迎品尝。”我稍作休息，准备继续去周边转转。透过车窗，我又看到了那女孩。回民宿时，在门口，女孩跟在我后面喊了一声“阿姨”，我回了一下头，她却将要说的话收回去，大概是认出了我，有些迟疑。

第二天返程，整理后备箱行李时，身后又传来女孩的声音：“阿姨，尝尝葡萄吧！还有葡萄干，真的很甜，不买没关系的。”我抱歉地摇了摇头：“谢谢你，酒店送了很多葡萄，而且我不太爱吃甜的。”我说

的是真话。女孩见我坚决的样子，讪讪地走了。我继续收拾行李，发现后备箱里还有一箱饮料，几罐啤酒，是之前路上的储备。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便立即搬起饮料和啤酒来到树下，对女孩说：“这箱饮料送给你和你妈妈，几罐啤酒给你爸爸喝吧。”女孩有些惊讶，一直摆手：“阿姨，谢谢，我们不能要的……”

“我要赶飞机，这些东西不能带上去，收下吧！”女孩羞涩地笑了，一直说谢谢。她指着旁边的葡萄园说，那是她家的，硬要拉着我去摘葡萄。我说酒店送了很多，不用客气，说罢就要走。女孩冲向葡萄园，慌乱地剪下几串葡萄，追上我，塞给我，而后风一样跑去拿来一袋葡萄干，塞进我包里，又风一样地跑开了。我站在远处朝她招手致谢，女孩站在树下，大声地喊：“阿姨，葡萄好甜的，你路上吃！”

我确实不爱吃甜食，但这葡萄，真的好甜。

过了五十岁，孩子出国留学；过了六十岁，孩子自立门户。如果不帮忙带第三代，自由了，也孤独了，一不小心就成为空巢老人，空巢的音响效果：开口四壁嗡嗡，闭嘴四下寂然。大年三十，到饭店吃情侣套餐——老夫夫妻的年夜饭。

小时候，与父母三言两语。现在老了，与小孩也是三言两语。毕竟年龄段不同，忙闲时段不同，追求的聚焦点不同，如果没有共同志趣，凑在一起便是敷衍。我不喜欢敷衍，要么真心朋友，要么白首如新，非黑即白。这样的我，只配与自己玩：躲进小楼翻闲书！然后有了些疑问、想法，开始在网上寻找志同道合者，体验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”的益处。

因为没有癖好，又身无一技，只能读书，虽与世无争，却因祸得福，身体退休，思想不休，兴趣不休。读书是一种逃避：遁于俗世，避于俗人，第三只眼看人生。相比麻将，读书是最健康的智力活动。相比踢球，读书是最随意的智力游戏，不受条件限制。古代“马上，枕上，厕上”，随遇而安，随手翻书。相比滑雪，读书则四季如春。相比高尔夫，读书是最便宜的爱好。

相比过去，现在的我，线下读书，线上交流，于是有了书友群。因海纳百川，污泥浊水便汹涌而来，于是设立群规。先划范畴：话题与转发内容，仅限文学、历史、艺术。后设边界：谈文学，无色戒。违禁者移出群，临别附言：慈不带兵，义不掌财，朋友帮帮忙！还有规矩，群内早升旗，问好，凡有此无益智行为者，黯然移出群。

还有几条罚款规则：首先，群内不准发表情包，一律用文字表达。既然读书，就要动脑，勤于笔耕，表情包往往是敷衍，上传不过瘾。凡发表情包，罚款起板20元，上不封顶。其次，节假日不准发红包，以免出现哄哄抢红包行为，打扰群内讨论气氛。凡有违规，罚款额是其红包金额翻倍。其三，不准发生日红包。若有生日红包，让群里旁观者左右不是人：不跟着发红包，好像装憋，做人不够四海；跟着发吧，面生不熟，算啥名堂。一个群500人，意味着平均每天有一两位过生日，群就成了水饺锅，始终在沸腾。援引前例，罚款！第四，不准转发虚假信息，一经证实，罚红包200元，一年内，三次为限，逾此数者移出。凡是罚款红包，一个包限一个人得。移出群如鸡汤撒泼，剩下的是一锅清汤。

六艺书友会的线下场地，曰：六艺书绘馆，四壁字画，三壁书架。在书橱环绕的中心，置一桌私房菜，美其名曰“菜比书香”，供志同道合者聚餐聊天。厚木门扉戛然掩闭，一木横栏，营造室内“草草杯盘共笑语，昏昏灯火话平生”的氛围。

线上竖起一杆大旗：“李大伟朋友圈·尚能饭否”。廉颇们聚首，气吞山河，“风云帐下奇儿在，鼓角灯前老泪多”，有一批不知老之将至的老黄忠。

回到村里，张月明就再也不想出去了。他说，在哪里都可以生活，走了那么多地方，还是家乡最美。回到家乡，张月明决定要把茆坪村介绍出去，让外面的人走进来，让更多的人接触传统工艺，把家乡的美传播出去。

张月明有个梦想，他想在胡氏宗祠里举办胡汀画展。胡汀是从茆坪村走出去的知名画家，擅长中国山水、花鸟及戏曲人物画，兼攻书法。多年行走的经历，张月明深深懂得，让一个地方声名远扬的，一定是它的文化底蕴。一代代名人留下的文化需要传承，需要传承，这是他想要做的，是情怀也是梦想。如今，每周去给孩子们上课，是张月明最开心的时候；把身边平凡的事物转化为一件艺术作品是美好的事，把木刻非遗传承下去，是他的心愿。他说，会有越来越多的手艺人喜欢手工作品的。

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王维的诗让我想起茆坪村，想起张月明在茆坪的山水间，做守艺人。芦茨溪潺潺流过，那么清澈，那么执着。

学做群主

李大伟



五颜六色

雅玩

胡蛙蛙

七夕会

茆坪村不大，一条青石板路，就把街坊巷道、屋舍、人家连接起来。屋舍俨然，黄泥土墙上木窗的漆斑驳了，一枝青藤攀附窗上，斑驳中透着葳蕤，时间的巨力，一边消逝一边生长。

临街的一幢木屋，是桐庐县木刻非遗传承人张月明的工作室。桌子上散乱地摆放着他刻的印章，两架木制展柜，陈列着他的木刻作品：弥勒佛木雕，长寿仙翁，木刻的面壁根雕，做旧的塑像。另一展柜上有他的画，雄鸡图、墨猴图、钟馗驱邪图、河图趣图，还有写着“妙音入岚”的蜡染，件件手工作品形态各异，生动传神，尤其难得的是，每件木刻作品都因材造型，又不拘于型，凭着想象创造出一个个物形，不仅神肖还有意在言外的美。

月明山水间

细雨时，张月明点起炉火煮起茶。茶是红茶，是茆坪本地产的茶。炭火烧红了，铜壶里的茶也煮沸了，茶的香气在炉前盘旋，一口滚热的茶，驱除冷雨带来的寒气。铜壶摩挲得久了，壶身泛着青光。见我打量壶，张月明说：“这壶是我做的。”屋子的案桌上，摆着茶盘，花瓶中插着一枝黄菊；屋角窗台上，一个玻璃瓶里插着数枝细竹，这就是他寻常的日子，有花有茶有诗意。

在城市生活得久了，插一枝花，焚一炷香，煮一壶茶，是得闲了才有

的事。在茆坪村，这些仿佛是生活的日常，无数的我被唤醒。随处可见的石墩上，随意放置着陶罐、瓦盆，一丛菊，一簇菖蒲，一枝花，在冷雨中蔚然生姿。炉盘上烤红薯发出诱人的香气。张月明从小生活在茆坪村，村里的古风熏陶了他，但年少时，他并不觉得。十六岁那年，张月明决定走出山里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先后去了江苏、上海、四川。在上海一待就是十几年，做过学徒，做过水晶工艺品，做过木工、小厂厂长，也卖过水果、当过城管，还在私立学校当过老师，后来还是决定回乡做一个守艺人——守住传统手工艺。